



麦香时节

文 / 邹凤岭

夏收麦子, 秋收稻谷。在老家农村, 麦香时节, 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 也是家乡大地最美时光。入夏后,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 田野里大片麦子由青变黄, 籽粒渐渐饱满。“鸚鵡咕咕, 麦黄草枯!” 鸟儿鸣叫, 麦收在急。

我生在农村, 走在田埂上去上学, 不知见过多少次夏日的麦收, 可从来没有亲身体过麦收的紧张与劳动艰辛。中学毕业回农村那年, 跟着父亲的那一次麦收, 至今记忆犹新。

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 庄稼是父亲的孩子。每天清晨, 父亲都有下地看庄稼的习惯。那一天, 我跟着父亲走在麦地里, 看快成熟了的麦子, 仿佛走进了一幅无边的画卷。夜里刚下过一场夏雨, 拂去了田野上的尘埃, 空气里散发出即将成熟麦子的香。一望无垠的麦田, 绿里透出一些黄, 麦浪滚滚, 随风摇摆。路旁, 性急的早熟麦子, 麦芒已见炸开, 麦粒摇摇欲坠。再有几个日头, 酷热的太阳就会炙烤干这一大片麦穗。

父亲来到麦田里, 当然不是休闲散步, 而是关注麦子成熟前的每一天, 心中盘算着麦收前那些需要做的农事。一会儿, 父

亲的脚步停留在一块长势最好的麦垄旁, 从腰间摸出我熟悉的旱烟斗, 装满烟末, 划着火柴, 猛抽上几口, 抬起脚底, 叩去了烟斗里还带着点点火星的灰, 吹了吹烟斗嘴, 重新别在腰间。转过身, 对我说: “把那些杂麦清除出来, 这垄麦子好做秋播的种子。” 学着父亲的样子, 一遍遍地走在麦田里, 回头去望, 麦田更加平整、干净了。去杂留纯的种子, 原是丰收的保障。

那个年代, 农村没有机械化, 夏收全靠人工。父亲赶在麦子成熟前, 有序地做麦收准备。制绳子, 是麦收前一项必不可少的劳作。挑麦子需要绳子做担兜, 耕牛打麦场需要用绳子拉石碾, 晒麦场上需要绳子系麦垛等等。早在农闲时节, 父亲就将绳捻做好了。收麦前, 剩着太阳还未下山, 气温下降了些, 父亲、母亲和我将原先已做好的绳捻, 三股合制成一根小酒盅般粗细的草绳。晚阳下, 母亲摇动父亲自制的合绳车, 连接绳捻另一头的父亲牵住捻弓“摧绳”, 我在中间拿“龙头” (带有三条漕沟的木榔头)。我把“龙头” 按在三股绳捻中间, 从父亲“摧绳” 的一端走到母亲摇绳的另一端, 一根长约

10米的粗草绳就制成了。父亲制绳, 不光是麦收时自家用, 还给邻里人家。这样的制绳劳作, 要重复地做上几个傍晚。

打谷场是麦收必不可少的场地, 秋收后, 父亲在原打谷场的地上种上了油菜籽。油菜籽成熟比麦子早许多天, 父亲抓紧收获了油菜籽, 腾出场地做麦收的打谷场。父亲牵着耕牛先将场地犁耕一遍, 把土耙细。然后从河里挑来水, 浇湿场地。第二天清晨, 父亲叫上我, 撒上草木灰, 拉动石碾, 一遍遍地打谷场压平压实, 一直劳作到正午, 才将打谷场做好。备好了打谷场, 还要准备好镰刀、防雨布等麦收用具。麦收前的许多天里, 父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着, 直等麦子开镰收割那一天的到来。

那几天里, 每天凌晨3点多钟, 父亲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朦胧月光下, 父母、还有我, 一家人齐上阵, 抢收麦子, 一刻也不停息。收割麦子是个体力活, 每一镰割下去, 都要费好大的劲。割麦又是个脏活, 每拉一下镰刀, 就有一股灰尘从枯了的麦秸上散开来。一会儿, 我的鼻孔、口里满是吸入的尘埃。麦收时节, 太阳很早很早就从东方升起, 很

晚很晚都不肯下山。炽热的阳光, 晒得衣服后背上冒出一圈圈白白的汗渍。还没收割多长时间, 我的手上就磨起了血泡, 疼得往心里钻。我想换个工种, 改为挑麦把。可我担子上的麦把, 只有父亲的一半多, 走在田埂上, 好几次摔倒在田沟里。那几天里, 我感到特别的累。农人们常说: “麻雀子赶个夏。” 是说时光充足, 鸟儿也忙个不停。累也坚持着, 经过夜以继日的劳作, 我家的夏收终于完美收官, 颗粒归仓。

就在这一年, 雨季来得特别早。村上人家有的还没来得及收完麦子, 一天连着一天阴雨, 没有抢收完的麦子, 浸泡在了雨水里, 麦穗上长出了麦芽, 损失惨重。天下着雨, 站在窗前远望麦地的我, 庆幸父亲对麦收农事的及早安排, 一家人齐上阵, 连续奋战, 虽苦犹甘。直到此时, 我才了解麦收立于“抢” 的分量, 感受到了初始的值得记住的劳动体验。

我离开了麦地, 去了城里, 疲惫还会时常袭来。“莫因一时的懈怠, 使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付之东流。” 又到麦香时节, 耳边再一次回荡父亲的教诲。

那一湾清凌凌的水

文 / 刘江滨

我的家乡在冀南平原, 缺水。从小见到的是满眼黄土地, 晴天时大风一吹黄尘滚滚, 鼻子里盈满土腥气。父母给我起“江滨” 这个名字, 带着对水的渴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光有土没有水怎么行呢?

其实, 我的家乡曾是水乡。因地处漳河湾, 故村名湾子。我小的时候村东还尚存一道隆起的大堤, 自西北北拐了弯, 那是漳河故道, 秦末巨鹿之战“破釜沉舟” 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想想, 那时的河水该有多么波澜壮阔, 要不何以载得起这沉厚的历史? 一枕水声, 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我的村庄往北二十里, 现存“沙丘平台” 遗址, 据说历史上溯到商周。那时此地除了林密草美, 鸟兽麋集, 更重要的是旁临一泓大湖——大陆泽, 与云梦泽齐名。黄河多次改道, 曾在我家乡的土地上奔流了六百多年。湖河交错,

空气湿润, 每一片树叶都是水灵灵的。

然而, 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旱乡。我小时候所看到的水, 除了雨水、井水, 就是村里的两眼池塘, 我们叫做水坑。村中间, 村西头, 各有一处, 约百米长, 五十米宽。坑里的水是下雨的积存, 但很奇怪, 一年四季从不干涸, 只是夏季水旺一些, 冬天水少一些。池塘边生着大片的芦苇, 仿佛柔软的绿竹, 随风起伏, 芦花摇曳, 小鸟在上空啾啾盘旋, 给平淡的乡村平添了一份景致。到了夏天, 水坑就成了男人和小孩的乐园, 打扑腾、捉小鱼、挖泥鳅, 女人也常在水坑边沿浆洗衣服, 和水里的人们开玩笑, 欢声笑语和泼刺刺的水声一起喧哗, 庸常的日子有了滋味。最主要的, 是这两处水坑沿上都有一眼甜水井, 供全村人饮用, 每天用扁担挑回家倒进瓮里储存。坑里的水从不干涸, 水井就取之不竭, 我

曾经扒着井沿亲眼看到过井壁四周有水流渗出, 仿若泉眼。村里头也有其他的井, 但井水苦涩, 不能饮用。

地里也有几眼井, 人工凿成, 井壁用青砖砌就, 井口上方架着轱辘, 汲水的时候将笕斗放进井中灌满, 用力摇动轱辘把提上来倒进垄沟, 流入地里。这样一管一管地摇, 是一件极累人的活儿。而且往井里放笕斗的时候, 绳子急速下坠, 带动轱辘把快速转动, 经常发生人躲闪不及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汲水如此不易, 所以浇灌的都是菜地, 西红柿、茄子、黄瓜、白菜、萝卜、油菜等等, 地块不大。至于庄稼地, 只好靠老天爷帮忙。因此, 村里大片的地都荒着, 任荆条、扫帚草、苜蓿兀自生长。那时井水浅, 十分清冽, 即使夏天都透着一股寒气, 人们称之为“井拔凉水”, 甘甜清爽。

忽然有一天, 村里有

了机井, 人工打井、汲水都成了历史。刚开始抽水是用柴油机, 与拖拉机一样, 用摇把启动, 转, 猛转, 突——黑烟喷出, 嘭嘭嘭机器转动, 霎时一股白色的水团从管子哗哗涌出, 欢畅地流入干渴的土地。后来, 电泵取代了柴油机, 电闸一推, 水流喷涌。机井增多, 遍布田野, 使每一块旱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一改“望天收”, 人们将庄稼的收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些野生的荆条、扫帚草、苜蓿被郁郁葱葱的庄稼所代替, 产量骤增, 加上责任田自种自收, 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 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些年, 家家通上自来水, 将扁担送进博物馆。我是挑过水的人, 深知一根扁担压在肩头的分量, 一趟下来, 肩膀烙出血印, 两腿如灌铅, 汗出如浆, 浸透衣裳。现在农村的孩子们大抵也见不到扁担了, 更不用吃这种苦头了。

童趣

文 / 梁欣

误食“陈皮丹”

虽然具体时间早已回忆不清, 但从事件的荒诞程度而言, 我想, 这应该是我回忆的“趣事” 中最早的一个。

对于很多90后, “陈皮丹” 应该不会陌生, 现在它已然成了“怀旧零食”。一个个黑色丸子, 入嘴甘甜、嚼碎苦涩。现在想起来并不是什么美味吃食, 但是在当时却被视为美味珍馐。把一个个陈皮丹当作太上老君炼出的仙丹, 一个个的放入嘴中, 仿若自己也超出五行、即将羽化飞升, 或如“孙悟空” 一般, 体内又蓄集了某种能力。

故事就是从陈皮丹说起。某日, 随母回老家。在疏于照料照料时刻, 我放飞了自我, 畅意人生。忽见地上沿路铺洒成缕黑色丸剂, 大呼上天顾我。心想地上的陈皮丹也不能浪费, 便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匆忙填入口中。某阿姨看到我嘴里黑糊糊地吃着什么, 慌忙上前询问, 未及答复便将我嘴中的“吃食” 强行抠出。

请各位看官不要问我羊屎蛋什么味道了, 年岁久远, 忘了。现在即使好奇它的味道也不会尝试了。

误入“违禁地”

那时候, 幼儿园还叫“育红班”, 而且还是一年制。疏于看管的我4岁就被送到了那里。现在想起来, 育红班的老师们还真是可爱, 对于学系鞋带学到哭的我, 老师们给予了不少照顾, 现在还记得那位白发飘飘、已近退休的语文老师, 坐在凳子上弓着腰给我系鞋带的场景, 临了还会笑着对我说, “系好咯, 去玩吧”。

以上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我的过于年幼、不谙世事。否则下述故事搁如今便成了流氓行径。

又是某日, 班空, 尿急。心血来潮的我突然想到, 一直以来都是去左边的厕所, 右边的那个门我还从未涉足, 里头和左边是否同根同源呢? 于是鼓足勇气便去。发现大同小异、无甚新奇之处。只不过出门便有同窗大呼我的名字, 吵嚷我去了女厕所。

还好当时另一个门里空无一人, 否则还真是要成为了人生的一大污点。

误烧“小熊猫”

父母结婚时花大价钱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熊猫” 牌。这台电视机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欢乐, 也让我养成了“宅男” 体质。现在看来, 还是要感谢电视机让我看到了大千世界的美丽动人。

相信对于每一个孩子, 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今天的孩子也不能“免俗”。在父母外出时偷偷看电视, 或者把玩各类电子产品, 听到父母上楼的声音之后, 慌忙再做出看书学习状, 匆忙之下书放反了、或者书页依然停留在父母外出前某页的状态也不稀奇。

还是某日, 父亲外出, 交待我, 电视机很累了, 你摸摸它的后背多烫手了, 去看书学习吧。默许。随后待父亲已走远, 匆忙打开电视机继续“学习”。估摸时间差不多了, 父亲也该回来了, 才意犹未尽地把电视机关上。又想到电视的后背那么烫, 万一父亲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岂不露馅了? 不能手段拙劣地就此打住啊, 于是接了一杯自来水倒进了散热孔, 帮助电视机休憩降温。

父亲回来后, 我上前撒娇道, 电视机休憩的时间挺长了, 我也学累了, 要不然看会儿电视吧。遂打开电视机, 只见一片雪花。在父亲的追问下, 我只得将详情娓娓道来。

父亲深为感激我没有在通电的情况下浇水, 也因此他保住了他唯一孩子的性命, 我也因此未挨批被打。

只记得电视维修没得看的那几天, 日子也还过得去啊。

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 当我也为人父, 能和我的孩子一起, 再次共同经历童年童趣, 在和他陪伴的过程中, 与他共同成长吧。